

[2017 松園詩歌月個人組朗讀詩作]

### 《第一輪選詩》（中譯／陳黎）

佩脫拉克（Petrarch，1304-1374）

#### ●多幸福啊，此日，此月，此年

多幸福啊，此日，此月，此年，  
此季，此刻，此時，此一瞬間，  
此美景，此地：一對美目  
和我相遇，將我綑綁。

多幸福啊，與愛合而為一時  
初嚐的甜蜜煩躁，  
穿刺我的弓與箭，  
深達我心的傷口。

多幸福啊，呼喚勞拉之名時  
我散佈的眾多語詞，  
還有嘆息，眼淚和渴望。

多幸福啊，讓她美名遠播的  
我所有的詩篇，還有我的心思——  
只繫繞著她一人，別無他人他物。

龍薩（Ronsard，1524-1585）

#### ●當你老時

當你老時，在黃昏，點著燭火  
坐在火爐旁邊，抽絲紡紗，  
吟詠著我的詩篇，讚嘆之餘說道：  
「龍薩在我年輕貌美時歌頌過我。」

你的女僕們因勞累而半入夢鄉，  
一聽到這個消息，沒有一個  
不被我的名字驚醒，欣羨  
你芳名有幸，受到不朽的讚美。

那時，我將是地底無骨的幽魂，  
在桃金孃樹蔭下靜靜長眠；  
你將成為爐邊一名佝僂老婦，

懊悔曾驕傲地蔑視了我的愛。  
生活吧，聽信我的話，別待明天：  
趁今天就把生命的玫瑰摘下。

莎士比亞（Shakespeare，1564-1616）

#### ●十四行詩第 18 首

我該把你比擬做夏天嗎？  
你比夏天更可愛，更溫婉：  
狂風會把五月的嬌蕊吹落，  
夏天出租的期限又太短暫：  
有時天上的眼睛照得太熱，  
他金色的面容常常變陰暗；  
一切美的事物總不免凋敗，  
被機緣或自然的代謝摧殘：  
但你永恆的夏天不會褪色，  
不會失去你所擁有的美善，  
死神亦不能誇說你徘徊其陰影，  
當你隨永恆詩行與時間同久長：  
只要人們能呼吸或眼睛看得清，  
此詩將永存，並且給予你生命。

莎士比亞（Shakespeare，1564-1616）

#### ●十四行詩第 71 首

當我死時不要再為我悲哀，  
當你聽到陰鬱沉重的鐘聲響起，  
向世人通告說我已經離開  
這濁世去和最穢濁的蟲蛆同棲：  
不，如果你讀到此詩，不要回想  
書寫它的手，因為我愛你至深，  
情願被你甜蜜的思緒遺忘，  
如果想起我使你悲傷頓生。  
噢，我說，如果你看到這詩，  
那時我或已和泥土混為一團，  
請你連我可憐的名字都不要提，  
就讓你的愛隨著我的生命消散；  
免得精明的世人看透你傷心處，  
讓你在我死後跟著我一同受辱。

莎士比亞（Shakespeare，1564-1616）

#### ●十四行詩第 130 首

我情人的眼睛一點也不像太陽；  
珊瑚都比她的嘴唇要紅得多；  
如果雪是白的，她的乳房就是黑的；  
如果髮如絲，她頭上長的是黑鐵絲；  
我見過紅白相間的玫瑰，又紅又白，  
但在她的雙頰我看不到這樣的玫瑰；  
有些香水散發的香味，要比  
我的情人吐出的氣息叫人沉醉：  
我愛聽她說話，但是我很清楚  
音樂的悅耳遠勝過她的聲音；  
我承認我沒見過女神走路——  
我的情人走路時腳踏在地上。  
但是天啊，我覺得我的愛人之美  
不下於任何被亂比一通的女性。

巴列霍 (Vallejo, 1892-1938)

●雨

在利馬……在利馬一種  
致命的痛苦正傾盆倒下  
它的穢水。正從你  
愛情的裂縫淌落下。

別假裝睡著了，  
要記得你的行吟詩人；  
如今我明白了……明白  
你那情有可原的愛的方程式。

狂暴且虛誇的寶石，  
你那「是」的魔力  
從神秘六孔豎笛發出雷鳴般的聲響。

然而，大雨降落，降落  
於我行過之路的靈柩，  
我在路上為你化為骨頭……

\*Lluvia

En Lima...En Lima está lloviendo  
el agua sucia de un dolor  
qué mortífero. Está lloviendo  
de la gotera de tu amor.

No te hagas la que está durmiendo,  
recuerda de tu trovador;  
que yo ya comprendo...comprendo  
la humana ecuación de tu amor.

Truena en la mística dulzaina  
la gema tempestuosa y zaina,  
la brujería de tu "sí".

Más, cae, cae el aguacero  
el ataúd de mi sendero,  
donde me ahueso para ti...

巴列霍 (Vallejo, 1892-1938)

●白石上的黑石

我將在豪雨中的巴黎死去，  
那一天早已經走進我的記憶。  
我將在巴黎死去——而我並不恐懼——  
在某個跟今天一樣的秋天的星期四。

一定是星期四，因為今天（星期四）當我提筆  
寫這些詩的時候，我的手肘不安得  
厲害，而從來從來，我不曾  
感覺到像今天這樣的寂寞。

西撒·巴列霍他死了，每一個人都狠狠地  
錘他，雖然他什麼也沒做。  
他們用棍子重重地揍他，重重地

用繩索；他的證人有  
星期四，手肘骨  
寂寞，雨，還有路……

\*Piedra negra sobre una piedra blanca

Me moriré en París con aguacero,  
un día del cual tengo ya el recuerdo.  
Me moriré en París ?y no me corro?  
tal vez un jueves, como es hoy, de otoño.

Jueves será, porque hoy, jueves, que proso  
estos versos, los húmeros me he puesto  
a la mala y, jamás como hoy, me he vuelto,  
con todo mi camino, a verme solo.

César Vallejo ha muerto, le pegaban  
todos sin que él les haga nada;  
le daban duro con un palo y duro

también con una sogá; son testigos  
los días jueves y los huesos húmeros,  
la soledad, la lluvia, los caminos...

巴列霍 (Vallejo, 1892-1938)

●帽子，大衣，手套

在法蘭西劇院對面，有一家  
攝政咖啡館，裡面有個隱密的  
空間，有一張扶手椅和一張桌子。  
我走進時，靜止的灰塵都站起身來。

在我橡膠般的雙唇間，有根  
點燃的香煙，迷濛煙色中可見  
兩股濃煙——彷彿咖啡館的胸腔，  
而胸腔中，哀愁的鐵鏽深深。

重要的是秋天自我移植接枝為更多秋天，  
重要的是秋天應當把自己與新芽，  
雲朵，學期合成一體；與顴骨，與皺紋。

重要的是瘋狂地去聞，去追問  
雪有多熾熱，烏龜是如何地轉瞬即逝，  
「如何」有多簡單，「何時」有多急促！

聶魯達 (Neruda, 1904-1973)

●一百首愛的十四行詩第 4 首

你將記得那變化莫測的溪谷，  
在那兒甜甜的香氣上揚、顫動，  
有時候飛來一隻鳥，穿著  
水色和悠然：冬天的衣飾。

你將記得那些大地饋贈的禮物：  
暴躁的芬芳，金黃的泥土，  
灌木叢中的野草，瘋狂蔓生的樹根，  
利如刀劍的奇妙荊棘。

你將記得你帶來的花束，  
陰影與寂靜之水的束，  
彷彿綴滿泡沫的石頭般的花束。

那段時光似乎前所未有，又似乎一向如此：  
我們去那裡，一無所求，  
卻發現所有的東西都在那兒等候。

聶魯達 (Neruda, 1904-1973)

●一百首愛的十四行詩第 20 首

我的醜人兒，你是一粒未經梳理的栗子，  
我的美人兒，你漂亮如風，  
我的醜人兒，你的嘴巴大得可以當兩個，  
我的美人兒，你的吻新鮮如西瓜。

我的醜人兒，你把乳房藏到哪裡去了？  
它們乾瘦如兩杯麥粒。  
我更願意見到兩個月亮橫在你的胸前，  
兩座巨大的驕傲的塔。

我的醜人兒，大海的店鋪裡找不到你這樣的指甲，  
我的美人兒，我一朵一朵花，一顆一顆星，  
一道一道浪地為你的身體，親愛的，編了目錄：

我的醜人兒，我愛你，愛你金黃的腰，  
我的美人兒，我愛你，愛你額上的皺紋，  
愛人啊，我愛你，愛你的清澈，也愛你的陰暗。

聶魯達 (Neruda, 1904-1973)

●一百首愛的十四行詩第 45 首

別走遠了，連一天也不行，因為，  
因為，我不知該怎麼說，一天是很漫長的，  
我會一直等著你，彷彿守著空曠的車站，  
當火車停靠在別處酣睡。

別離開我，連一小時也不行，因為  
那樣點點滴滴的不安會全數浮現，  
四處流浪覓尋歸宿的煙也許會飄進  
我體內，絞勒住我迷惘的心。

啊，願你的側影永不流失於沙灘，  
啊，願你的眼皮永不鼓翼飛入虛空：  
連一分鐘都不要離開我，最親愛的，

因為那一刻間，你就走得好遠，  
我會茫然地浪跡天涯，問道：  
你會回來嗎？你打算留我在此奄奄一息嗎？

《第二輪選詩》(中譯/陳黎)

巴列霍 (Vallejo, 1892-1938)

●疲憊的循環

有欲續的願望，想愛，想不離開，  
也有欲死的願望：兩股沒有地峽  
隔開，互相搏鬥的相反的海流。

有欲得奪命的偉大一吻的願望，  
完成於火一般垂死掙扎之苦的非洲，  
自殺性的！

有不想要有願望……的願望，啊上帝，  
我把我弒神之指指向你：  
有不想要有一顆心的願望。

春天返回，返回而又將離去。而上帝  
彎身於時間裡，自我重複地，走過又走過，  
背上扛著宇宙的脊柱。

當我的太陽穴擊響它們哀傷之鼓，  
當鐫刻於匕首上的我的夢刺傷我，  
有讓自己永棲於這行詩的願望！

巴列霍 (Vallejo, 1892-1938)

●憤怒使大人碎成許多小孩

憤怒使大人碎成許多小孩，  
使小孩碎成同量的鳥，  
而鳥，隨後，碎成許多蟲卵；  
窮人的憤怒  
以一瓶油對抗兩瓶醋。

憤怒使樹碎成許多樹葉，  
使樹葉碎成不同量的葉芽，  
使葉芽碎成許多需要用望遠鏡看的狹縫；  
窮人的憤怒  
以兩條河對抗眾多海。

憤怒使美善碎成許多疑慮，  
使疑慮碎成三個相似的圓弧，  
而圓弧，隨後，碎成許多未料及的墳墓；  
窮人的憤怒  
以一塊鐵對抗兩支匕首。

憤怒使靈魂碎成許多肉體，  
使肉體碎成許多不相似的器官，  
而器官，隨後，碎成一分為八的思想；  
窮人的憤怒  
以一核心之火對抗兩個火山口。

辛波絲卡 (Szyborska, 1923-2012)

### ●博物館

這裡有餐盤而無食慾。  
有結婚戒指，然愛情至少已三百年  
未獲回報。

這裡有一把扇子——粉紅的臉蛋哪裡去了？  
這裡有幾把劍——憤怒哪裡去了？  
黃昏時分魯特琴的弦音不再響起。

因為永恆缺貨  
一萬件古物在此聚合。  
土裡土氣的守衛美夢正酣，  
他的短髭撐靠在展示櫥窗上。

金屬，陶器，鳥的羽毛  
無聲地慶祝自己戰勝了時間。  
只有古埃及黃毛丫頭的髮夾嗤嗤傻笑。

王冠的壽命比頭長。  
手輸給了手套。  
右腳的鞋打敗了腳。

至於我，你瞧，還活著。  
和我的衣服的競賽正如火如荼進行著。  
這傢伙戰鬥的意志超乎想像！  
它多想在我離去之後繼續存活！

辛波絲卡 (Szyborska, 1923-2012)

### ●致謝函

我虧欠那些  
我不愛的人甚多。

另外有人更愛他們  
讓我寬心。

很高興我不是  
他們羊群裡的狼。

和他們在一起我感到寧靜，  
我感到自由，  
那是愛無法給予  
和取走的。

我不會守著門窗  
等候他們。  
我的耐心  
幾可媲美日晷儀，  
我了解  
愛無法理解的事物，  
我原諒

愛無法原諒的事物。

從見面到通信  
不是永恆，  
只不過幾天或幾個星期。

和他們同遊總是一切順心，  
聽音樂會，  
逛大教堂，  
飽覽風景。

當七座山七條河  
阻隔我們，  
這些山河在地圖上  
一目了然。

感謝他們  
讓我生活在三度空間裡，  
在一個地平線因變動而真實，  
既不抒情也不矯飾的空間。

他們並不知道  
自己空著的手裡盛放了好多東西。

「我不虧欠他們什麼，」  
對此公開的問題  
愛會如是說。

施家彰 (Arthur Sze, 1950-)

### ●這兒

這兒一隻蝸牛在潮濕的葉上顫抖並且夢見春天。  
這兒一朵綠色鳶尾花開在十二月。  
這兒黃寶石色的天光。  
這兒你不再聽細枝斷裂而是為鹿鳴留神。  
這兒腹語術。  
這兒竊盜癖著魔地只偷紅圖釘。  
這兒不在場證明之術。  
這兒你走進廢棄的農舍聽見塔朗泰拉舞曲。  
這兒你夢見熊爪而後死去。  
這兒一隻座頭鯨自海洋躍出。  
這兒船尾馬達故障有人以單槳划抵此島。  
這兒表演者因忘詞哭泣。  
這兒祈禱術。  
這兒彈珠，鈕扣，嵌環，骰子，別針，郵票，念珠。  
這兒你驚懼。  
這兒你想擁有神之眼而變成清澄的琥珀。  
這兒你是清澄之松。

茨維塔耶娃 (Tsvetaeva, 1892-1941)

●我想和你一起生活

……我想和你一起生活  
在某個小鎮，  
共享無盡的黃昏  
和綿綿不絕的鐘聲。  
在這個小鎮的旅店裡——  
古老時鐘敲出的  
微弱響聲  
像時間輕輕滴落。  
有時候，在黃昏，自頂樓某個房間傳來  
笛聲，  
吹笛者倚著窗牖，  
而窗口大朵鬱金香。  
此刻你若不愛我，我也不會在意。

在房間中央，一個磁磚砌成的爐子，  
每一塊磁磚上畫著一幅畫：  
一顆心，一艘帆船，一朵玫瑰。  
而自我們唯一的窗戶張望，  
雪，雪，雪。

你會躺成我喜歡的姿勢：慵懶，  
淡然，冷漠。  
一兩回點燃火柴的  
刺耳聲。  
你香煙的火苗由旺轉弱，  
煙的末梢顫抖著，顫抖著  
短小灰白的煙蒂——連灰燼  
你都懶得彈落——  
香煙遂飛舞進火中。

聶魯達 (Neruda, 1904-1973)

●而今你屬於我……

而今你屬於我。在我夢中倚夢而憩。  
愛與痛苦與工作現在都該安眠了。  
夜轉動它隱形的輪軸，  
你在我的身旁純淨一如熟睡的琥珀。

親愛的，沒有別人會在我夢中安睡。  
你將離去，我們將一同跨過時間的海洋。  
沒有人會伴我穿行過陰影，  
除了你，千日紅，永恆的太陽，永恆的月亮。

你的手已經張開纖弱的拳  
讓它們輕柔漂浮的手勢淡去，  
你的雙眼緊閉像兩只灰色的羽翼，

而我任由你湧動起來的浪將我帶走：  
夜晚，世界，風織紡它們的命運。  
沒有了你，我不復存在，只是你的夢。

聶魯達 (Neruda, 1904-1973)

●失竊的樹枝

在夜裡我們將進去  
竊取  
一根開花的樹枝。

我們將爬過牆  
摸黑於外星花園中，  
陰影裡的兩個影子。

冬天尚未離去，  
蘋果樹現身，  
突然變成  
一條芬芳的星光瀑布。

在夜裡我們將進去  
至其顫抖的穹蒼，  
你的小手和我的手  
將竊取那些明星。

然後靜默地，  
往我們的屋子，  
在夜與陰影裡  
跟著你的腳步踏入  
無聲的香氣之階，  
跟著星光閃爍的腳  
進入春天明澈的身體。

密絲特拉兒 (Mistral, 1889-1957)

●我的名字的歌

我的名字，我失去的名字，  
你住哪裡，在哪裡發展？  
乳名，一滴乳汁，  
輕如一片桃金娘葉。

它很高興擺脫掉我  
以及我的成長期，  
我不再與它一道走過  
田野和草原。

它不懂我的憂傷，  
我鹹鹹的淚水不曾燙傷它。  
它看不到白髮的我  
或我下垂的嘴角，  
果真認出我，也不會與我說話。

但有人告訴我，它在  
深靜的暮色中踟躕而行，  
穿過我山中的峽谷，  
脫離我身，化入我魂。

密絲特拉兒 (Mistral, 1889-1957)

●給孩子們

許多年以後，當我變成一小堆寂靜的塵土時，請和我的心我的骨頭的泥土一同嬉戲。如果一個泥水匠將我拾起，他定會把我做成磚，我便永遠被嵌在牆內，而我不喜歡安靜的角落。如果他們把我嵌進監獄的牆內，一個男子的啜泣定會使我羞赧。或者如果我變成學校的圍牆，我定會因為無法在晨間與你們一同歌唱而感到難過。

我寧願是你們在鄉村路上玩的泥土。將我搗碎，因為我早就屬於你們。將我散播，正如我散播你們。用力踩踏我，因為我不曾給你們全部的真和完整的美。哦，我是說，在我上面歌唱奔跑，好讓我能親吻你們珍貴的足印。

當你們把我握在手裡時，請朗誦一首美麗的詩歌，我將滿心歡喜地在你們指間奔跑。因見到你們而揚升，我將在你們眼裡找尋那些我教過的孩子們的捲髮。

而當你們把我做成某種雕像時，請每次都將它打碎，一如過去每一次孩子們溫柔、哀愁地打碎我。

哈斯 (Hass, 1941-)

●六月的傍晚……

六月的傍晚，霧飄移進來  
越過高高的松林，幽靈般纏繞其間，  
而後落腳於海灣，為向晚時分  
敷上一層灰柔的光澤並且收回  
正午時我們不知道會不夠享用的  
東西：夏日的藍，以及夏日樹林  
乾爽的香氣。彷彿某個冰涼的鹽神  
遊蕩到陸上小睡一覺。你仍可見  
蒼鷺在淺水處捕魚，一隻翠鳥或魚鷹  
從飄蕩天際的霧中浮現，一會兒  
又不見蹤影。而香莓柔軟淺綠的  
葉子以及有突起紋路的咖啡莓葉子  
以及紅杉和松樹的針葉，隨漫漫  
薄暮的到臨在冷灰空氣中更顯輕快  
因為霧是它們的自然元素。我心想  
這樣的描述天氣會是一種表示  
萬物來來去去的說法，一種把到來  
與離去的節奏涵括於夏日午後  
時光何其短暫之感嘆的方法  
當陽光溫暖的在你頸際而世界  
有如一隻睡在走廊上的狗，或一個對其  
而言下午無盡長，無盡長的小孩。時間：  
厚實的蜂蜜，沒有人說再見。

米蕾 (Millay, 1892-1950)

●我的唇吻過誰的唇

我的唇吻過誰的唇，何處，為何，  
我已經忘記，而誰的手臂又曾經  
讓我的頭安枕到天明；今夜  
雨中鬼影幢幢，拍打復嘆息於  
窗玻璃上，並且側耳等候回答，  
一股隱隱的疼痛在我心中湧起  
為那些已忘卻的少年，他們再不會  
一聲吶喊，向我奔來，在午夜時分。  
孤寂的樹，如是，兀立在冬日，  
不知道一一消失的是什麼鳥兒，  
只知道它的枝頭比以前淒清：  
我說不出什麼愛情來了又去，  
只知道夏天曾經在我的身上  
短暫歌唱過，而後不再歌唱。